



新中国成立前的市北路,还有驿道的痕迹

# 城北崇山峻岭中的雄关

以前沿着六广门外的市北路,过了八角岩,就进入到贵阳城北的崇山峻岭之中了。迎面最为显眼的是好似一个人字,又像一道屏风的关刀岩,高峻挺拔,鹤立鸡群,夹于城北众山之间。它坐北朝南,阳面直接面对贵阳城池,是史志记载贵阳“郡之名以此”的贵山贵人峰。这条路曾是通往黔北、四川古道的起点,是元明以来修筑的驿道,也称官道,是官府为运输、行军、传递文书、接受官差等事务修筑的。

贵州省处在云贵高原的东段,山峦起伏,沟壑纵横,山高谷深,是没有平原的省份,境内“跬步皆山,上则层宵,下则九渊,毒溪瘴岭,蔽日干云”,在这种恶劣的地理环境下,古时道路只能根据原始环境,就地形地貌的起伏,顺势用原始材料、原始工具修筑。这些道路往往落差大,陡峭平坦不一,块石铺就的路面“包包拱拱”(贵阳话,指路面不平),崎岖狭窄,行进在这种道路上,货物运输唯靠人挑马驮,行人步行必须小心翼翼,得靠双脚探路,一步步地走。

过了关刀岩,以前可见右前方有一座山形像一张开双翅大鸟的山岭,当地人叫它“黄莺展翅山”,志书称它叫“鸭山”“鸭关山”。它处于重峦叠嶂的险峻山岭间,左边一相接的山体,“山体园秀”,史志称“骊珠山,在治城北五里,峭峰崛起”,“与鸭山相接”。骊珠山南侧是贵阳城北海拔最高的天马山,即黔灵大罗岭(俗称马鞍山)的山头。鸭山东面的山下曾建有庙子,也有民居。后来庙子拆除,民居搬离,原地被用作打砂场。本世纪初这块地面用来开发楼盘“保利云山国际”,楼盘修好,鸭山东面的山体也被削去一部分,成了陡峭的岩壁,现已遮掩在栋栋高楼之后,再往前行就到城北号称“北门锁钥”的雄关——小关了。

小关在鸭山“翅膀”与骊珠山半山相接的丫口上,两旁山势高耸如削,中间唯一径可通,故有鸭关之称,也有老鸭关、老鸭铺、文笔关之名,而小关之名是民国以后改叫的名字。小关在历史上设置有“铺”,“铺”是驿道上传递公文和巡逻的小站,派有铺兵,至于为何有“文笔关”之谓,就不知出于何典了。今因修建黔灵山路与盐沙线,工程将山的东侧挖除降低至地面,使几条路的主道、隧道、匝道与市北路相接,形成了一个互通式的平交大道,而关口则“悬”在半山之上,如不熟悉这里的环境,一时恐怕还难找到鸭关的关门。鸭关的关门位于这两山丫口上,现被农房围遮得几乎看不到。这是一座七米多厚、近五米高的残存石砌关墙,横控古道,中有拱形城门洞,由于年久失修,已沧桑满目,一副苟延之态。鸭关关墙最初修建于何时,史志无计,但在元代就有鸭关铺递的记载。

贵阳市史学爱好者“贵阳改

哥”经过考证,比对无误后,发表了一张民国年间鸭关的老照片,笔者又请老人辨认确定以前的鸭关就是该照片上的样子,现关墙虽拆去一半,然残余关墙的砌石排列和对缝与照片对照,完全吻合。在这座关隘上,两山之间原来建有连同垛口共约七米多高的关墙,关墙上建有六七米高的两重檐关楼,雄伟壮观。现关楼早已不存,关墙也拆去一半,残存关墙的南北两面,门洞上嵌有的“北门锁钥”楷书石刻门额尚存,经一百五十余年的风霜雨雪,北面那块除“北门锁钥”题款外,左下角“贵州布政使黎培晋、贵州按察使林肇元,同治辛未年”等字样落款,已漫漶得辨识较难了。

门洞有南北两面,北口门洞略小,两旁墙身上的石制门枢和凹进的门卡卡位尚存。据住在关上的人家说,这关墙以前甚高,墙头上有门楼,曾供有关帝,门洞原装有大门,新中国成立前有丁驻守,每天早晚开闭。后来,大门及门楼被拆,墙体也被拆成现在模样,门前原有三通雕造得很漂亮的大石碑也被打断,连同碑座被人撬走了。如果这些石碑能被清理出来,也许还能透露出一些相关的历史信息。

关口地形相当险要,出关以后就是几百级石梯,山坎之陡,骑马坐轿不可能,就是行人上关也要身往前探,喘着粗气,一身臭汗才能登到关口。当年行进在这陡峭的梯坎上,马哥要帮扶着驮马,“背子客”们拿着拐棍,走几步就要“缓口气”,轿夫们到此要请坐轿人“借轿”(即下轿),纵是官宦富豪,也要下轿下马和大家一样攀登石坎。明人周文化有诗道:“戟列峰屯俯万山,雪没鸦翎马蹄艰。一为行省冠裳地,便是雄图锁钥关……”清人田榕的诗句“栈道凌空石磴悬,画图到处难攀缘。老鸦关上鸦飞绝,两角孤云一握天”,把这座要塞的险要描绘得十分形象。

历史上的老鸭关,关前关后数里多为野岭,人烟稀少,住户稀疏,虽说到此已离城郭不远,然路人走得口干舌燥,两腿无力,走进关门必将歇歇脚喘口气,或餐饮,或喂马,或住宿,这里有急递公文的递铺,明清时铺、哨、塘、讯、关隘都派



民国年间的鸭关

有兵丁驻守,此地也应有营房、税卡,和饭铺、客店、马栈、商铺等。按照当时的社会习俗,官道旁还有官厅或房舍,以供官绅迎送往来,在此小憩,故这关口之上,当时应是一番热闹景象,故而在明代,此处就有“鸭关使节”佳景,才有“皇华信使晨朝天,持酒饯别鸭关前”的佳句。

小关及天马山(大罗岭)、金鳌山同处贵山山脉带,被清代以来的勘舆家们说成是“省干之龙”,康熙年间的陈洗更是称此处为“乾亥行龙”。楹联大家刘蕴良先生题有“鸭关”之联,说这里“关即省龙,其脉发于滇省”,联有“龙身分自滇省,巧削成插汉奇峰,层层螺涌……”之句。这里周边山头密集,山高谷深,难以攀缘,小关“雄踞高岗,横控驿路,由此进省,必攀石级数百,始可到达关顶,故为会垣北面之险要”,真可谓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的雄关要隘。

1928年,周西成主持修建川黔公路,由于这一带区域地形落差大,又鉴于当时的技术,于是公路改道从城西西门外黄土坡(即今黄金路)、头桥、三桥、和尚坡、阳关、沙子哨方向修筑,这小关古道也就弃置一旁,然而当时的汽车甚少,货运人流还是靠人畜运输,“背子客”们还是继续驮驮川盐等物资从这里进出,行客们也由此经过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由于城市建设和交通运输的需要,这条古道改扩建为公路,为了减缓坡度,公路从天马山旁,在骊珠山腰绕了一个弯到关前远去。从此,这段通过小关关口的古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,居民们夹道建满住房,古道面上敷满水泥或铺其他面层,已看不到古道的风采了。

出了小关关门,一路都是下坡,直到关外山下的谷底,只见两旁全是高高起伏苍翠的群山,小关对面是从贵阳西南部南来北上的一条山岭,因其有圣泉和大关关隘,被人称为“圣泉山脉”或“大关山脉”,那望不到头的川黔铁路就在那里麓下经过,贵广快速铁路也沿着这条山岭行进。这条山岭像一条绿色的长龙,连绵起伏,往北而去,它与小关的黔灵山脉对峙,两山岭之间形成了一条南自二桥,北至都拉营甚至更远的峡谷带。在这谷地中,有多条溪流汇集成河从北往南流去,这就是市西河的上游。峡谷两旁群山叠翠,老树参天,植被茂盛,山绿水清,特别在天气晴朗时,抬头望着高高的蓝天,顿觉谷地中的天是那么高,环境是那么的清爽,风光是那么的诱人。积满卵石的河滩上,有时可见龟鳖在晒太阳取暖,清澈见底的溪水中,水草荡漾着细浪,螃蟹横行于乱石间,游鱼时而戏于水面,招引水鸟或站立于长满绿草野花的洲渚之间,或站立在倒伏在水岸边长满厚厚青苔的枯树上,伸着长长的脖颈,等待机会的到来。早年间,在静谧的山谷中,鸟语不断,草木飘香,那马帮过往的铜铃声,马哥赶马的吆喝声,轿夫抬轿的号子声不时打破宁静。解放后黔灵山下和小关河上筑了坝,形成了黔灵湖和几座小关湖,自此湖光与山色交相辉映,成为贵阳黔灵山公园景区的一大特色。加上人工修建的亭台楼榭和园林小品,栽植的奇花异卉,更把峡谷中的景色点缀得美不胜收,令游人流连忘返。

由于有这道山峡深谷相隔,

虽可互望,但要到对面的凤凰关(即大关)与观山湖区,绝非易事。以前从鸭关出去,沿着山前古道走到山脚,在鸭关河未筑坝蓄水建湖以前,谷底潺潺流淌的河道上只有一座不大的、挂满青藤的石砌古桥,叫鸭关桥,遮掩在一棵树身歪斜、上有鸟巢、虬枝四伸如伞的老树下,从此经过,真有小桥流水,老树昏鸦的感受。桥梁两端那石块铺筑的古道面层,就像块块鳞片,而驿道则像一条身披鳞片的巨蟒,弯弯曲曲地在杂草灌木丛中穿行。向坡上爬去,行客们就沿着这条古道,喘着粗气翻越陡峭的大关坡,待到大关关口,差不多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。还没有完全走出省城,行路就如此之难,怪不得古人叹曰“黔省行路之难,更难于上青天,其驿道之苦,倍于他省者”。

新中国成立以前,这条鸭关桥下的河道被人们称作“大罗溪”“桥下水”,沿鸭山脚下河边到上游,谷地中的大寨、小寨、新寨、大坪、梯子岩几个村寨都统称为“桥底下”,在明代这里是贵州卫



上世纪60年代的鸭关关门

所属的“老鸭关堡”。民国初年,贵阳废府改县,贵阳市把贵阳全县划为若干乡,用贵山之名在宅吉设立“贵山乡”,用鸭关之名在桥下寨地区设立了“鸭关乡”,后来“乡”虽撤销,原桥底下数公里的地面却还继续叫“鸭关”。鸭山之上的鸭关关隘被改叫为“小关”,同时也把山峡对面的凤凰关关隘改叫为“大关”。由于叫习惯了,现在贵阳人大多把鸭关关隘叫作小关,把“鸭关”叫作“雅关”了,就连地铁一号线通车后,设在原鸭关乡桥底下的车站也叫雅关站。

本世纪初,贵阳城扩容,市政府在小关与大关之间的山峡谷地上空,建起了外环小关特大桥,这是贵阳第一座离地百余公尺高、现代的钢筋混凝土特大桥,此后在二桥到都拉营的峡谷地的上空建起了偏坡特大桥、黔灵湖特大桥、中环路特大桥、北京西路特大桥以及黔春路的中环大立交,这些用现代技术,现代材料建造的大桥,飞跨峡谷,沟通两地,使天险变通途,其雄伟壮观使人惊叹。特别是黔春路的中环大立交,一座座密如树林的高桥墩上,一股股通向四面八方的匝道从平地盘旋上升,彼此相连,好似玉带缠绕在青山绿水间,实在令人叹为观止。

据《贵阳文史》